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八目錄

元稹二

授韓臯吏部尚書趙宗儒太常卿制

授趙宗儒尚書左僕射制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授王播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授杜元穎户部侍郎依前翰林學士制

授沈傳師中書舍人制

授崔稜尚書户部侍郎制

授裴向左散騎常侍制

授崔鄽諫議大夫制

授白居易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制

授孟子周太子賓客制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八

元稹二

授劉惠通謁者監制

勅宣議郎內侍省宮闈局令賜緋魚袋劉惠通愿吾愛之俾在左右將我密命達於四方去盡行人之詞還致諸臣之復言必忠信事無尤違使朕不出户而知三軍之意者爾有力焉深念其勤將以爲報階秩兼進用示恩榮可依前件

授韓皐尚書左僕射制

勑夫一邑之政而猶資老者之智用壯者之決況朝廷之大得不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以儀刑百辟乎惟爾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韓臯始以直言事代宗皇帝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皇帝爲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而又處權近之位未嘗以恩幸自寵於一時當趣嚮之間終不以薄厚見窺於衆目豈所謂徐公之行已有常而詩人之風雨不改耶日者銓覈羣才兼勞揆務頗煩倫擬有異優崇罷去職勞正名端揆俾

絕積薪之歎且明尚齒之心凡百庶僚無忘咨稟可守尚

書左僕射餘如故

授韋審規等左司户部郎中等制

勑尚書郎會天下之政上可以封還制誥下可以昇負牧

守居可以優游殿省出可以察視違尤非第一流不議茲

選守職方郎中上騎都尉韋審規等皆歷踐臺閣嫻達憲

章或滿歲當遷或擇才斯授皆極一時之妙足爲三署之

光於戲提紀綱而分命六聰左右司之職甚重登生齒以

比董九賦人曹郎之任非輕勉竭彌綸之心勿虛俊茂之

舉可依前件

授羅讓工部員外郎制

勑義成軍前度支判官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羅讓昔陶宏景一代高人始願四十爲尚書而猶不遂國朝選署尤用其良以爾讓敏而好學直而能溫甲乙亟登班資歷踐頃將軍辟士權資孫楚之坐籌令曹府掄材復奬馬宮之射策無忘辨護以宣程品日省月試用勸百工可尚書工部員外郎

授邸紓陳鴻員外郎等制

勑朝議郎行左補闕上柱國邱紓諫諍之臣入言於密勿之際羣下莫得而知然而政有汙崇由爾之得失也朝議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國陳鴻禮秩之官草儀於朝廷之内四方之所觀聽是以察其事爲見爾之能否矣以爾紓久於侍從可以序遷以爾鴻堅於討論可以事舉並命省闥足謂恩榮愼乃攸司無違夙夜紓可膳部員外郎鴻可虞部員外郎

授裴注等侍御史制

勑諸道鹽鐵轉運東都畱後兼侍御史裴注等法者古今

所公共也一日去之則百職盡墮是以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代而遷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朕甚異焉去歲以來比命御史丞爲宰相蓋欲慰薦人之不敢爲也爾等或以吏最或以文學當儈孺愼揀之初遇朝廷渴用之日又安可迴惑顧慮於豪黠而姑以揖讓步趨之際爲塞責乎可依前件

授嗣虢王溥太僕少卿等制

勑正議大夫行宗正丞嗣虢王溥守隨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逢等昔我憲宗章武皇帝法堯睦族深惟本枝乃

詔執事曰伯父叔季幼子童孫在屬籍者必命卿長以才行聞而溥等國族之良雅副茲選糾訓羣僕允釐王官各率迺誠無替厥職溥可權知太僕少卿逢可守袁王府長史餘如故

授張籍秘書郎制

勑張籍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宴然廉退不競俾任石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可守秘書郎

授張奉國上將軍皇城留守制

勑環太微諸星有上將次將之列所以拱衛宸極誰何不若予置上將軍以禦侮率是道也前皇城留守張奉國謙能養勇明以資忠卑飛斂翼於未擊之前痛心疾首於見危之際常能一作擒狡猾克定妖氛行賞計功屢昇榮級朕愛其忠厚難以外遷稍移䕫冑之間不失爪牙之任爲吾守禁勉爾干城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左衛上將依前充皇城使

授杜叔良左領軍衛大將軍制

勅十二衛大將軍典掌禁旅張皇六師猶藩垣之捍宸極也爲任不細是以出則授以弧矢驅犬羊於虜庭入則委以爪牙領貔貅於魏闕中外遞用僉謂恩榮前朔方靈鹽定遠等城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王食邑三千户杜叔良將門之子不墜弓裘頗閱詩書素明韜畧頃以五原近寇禦侮才難遂俾毆攘實資毅勇星霜屢換節制斯勤雖不立奇功而無忘慎固尚多毗倚迺命徼巡勉服新恩

以彰前効可驃騎大將軍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元從功臣勳封如故

授薛昌朝等王傅等制

勑薛昌朝等國有政職之要其一曰具員所以稽績用而昇秩序也爾等典掌衆務勤歷一作勞歲時無畏一作瘝厥官能舉其政擇才以佐諸邸選士以列東朝亦吾藴崇本枝之意也爾無易之可依前件

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

勑王自勵左右禁旅非才力過人而忠厚謹信者不在壁

壘庫樓之地惟爾自厲備吾選中平蔡之師亦有功伐追思舍爵之賞擢授曳裾之寮特示新恩且仍舊職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原王府諮議參軍依前殿中侍御史如故

授薛昌族王府長史等制

勅建邦之王府置長史司馬以紀掾屬之秩序而稽其職業也前寧州刺史薛昌族前泌州刺史烏重儒等皆勳伐之子孫並良能之牧守朕河山在念肯忘獎勞藩邸求才實思高選昔阮孚以嘯咏自樂龐秀有忠烈可佳更任王宮咸稱國器今之榮授其在茲乎佇移汝理郡之方以助

子維城之固昌族可行絳王府長史重儒可守冀王府司馬散官勳如故

授楊巨源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

勑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前守華陰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巳長各居官守固其滿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授王師魯等嶺南判官制

勑王師魯等古稱南海爲難理蠹蠻蜑獠俚之雜俗有珠璣瑇瑁之奇貨爲吏者不能潔身無以格物是以非吳處默之清德不可以耀遠人非孫子荆之長才不可以參密畫爾等皆當茂遷取重元戎更職命官各如來奏可依前件

授崔鄘等監察裏行等官制

勑崔鄘等翺等近制藩府臣僚自軍司馬以下皆得選任其良執事者所移異職而鄘等事揔以狀聞各以秩遷毗於新邑勉爾誠志俾無尤違鄘可監察裏行充澤潞等州

觀察支使翺可協律郎充昭義軍書記

授蕭祐兵部郎中制

勅兵部郎中佐夏官理邦國以平不若辨九法九伐之重輕稽五兵五楯之衆寡非踐更臺閣從容聞望者不在茲位流品既清選任彌重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上護軍賜緋魚袋蕭祐才行忠信達於予聞課吏陟明誕若攸職拾青紫於儒術擅金石之揮毫允謂賢能宜當慰薦可守尚書兵部郎中散官勲賜如故

授劉泰清左武衛將軍制

勑劉泰清文武並用必推其才久次不遷則有昇敘以爾踐更吏職星歲頗淹例當酬勞用進常秩分我武衛以列周廬斯亦信臣之任也其勤厥職式副予恩可游擊將軍守左武衛將軍

授郭皎一作旼冀王府諮議制

勑郭皎材任爪牙姻聯肺腑領轅門之右廣假桂苑之元寮夙著威名嘗頒勇爵元戎啟狀慶澤覃恩宜輟豹韜之雄以資雁沼之畫可行冀王府諮議參軍餘如故

授王承迪等刺史王府司馬制

勑莒王府司馬王承迪恭王府諮議參軍賜緋魚袋王承慶等乃祖乃父有勞邦家而承迪等亦効忠於我伯仲叔季罔漏恩榮或典方州或昇清貫惟恐未稱豈礙彝章兼秩憲臺勉當優異承迪可守普州刺史承慶可莒王府司馬兼侍御史賜如故

授裴寰奉先縣令制

勑裴寰等尹正務重自掾屬已下至於邦畿之長往往選署以聞從而可之亦委任責成之義也以爾等或理謀居最或保任稱能將委劇曹亦專近邑各懋乃職用酬爾知

可依前件

授衛中行陝州觀察使制

勑郤伯聽事於棠陰之下而人勿翦其樹我知之非忠信仁愛以得之耶今自關東由洛而右數百里之地盡置爲輶車臣所理蓋有以表率方夏張皇京洛聿求其良用副優寄朝請大夫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衛中行始以詞賦深美軒然有名甲乙符昇遂拾青紫逮其書命文鋒益銛能搴菁華以集麗則出補近郡號爲廉能勤而不煩簡而不苛郊迓館轂賓至如歸長劭農人咸用胥悅移領巨

鎮疇將爾先況封壤因連習俗參合用之政乂關陜之甿吾固有虞於爾矣至於觀聽他邑儀刑下寮旁臨傅說之巖特假趙堯之印遺風未泯官業具存苟能行之無患不至可守陜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陜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授鄭仁弼檢校祠部員外充橫海判官等制

敕鄭仁弼諸侯辟士古實有之近制二千石以上乘軺車者則開幕選才由古道也仁弼等有勞參畫重允以聞威等著稱詞華翽亦致請臺省茂膺兼命式示恩榮無忘切

磨用副匡益可依前件

授蕭睦鳳州周載渝州刺史制

敕前劍南三川榷鹽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蕭睦前知鹽鐵轉運山南東道院事殿中侍御史周載等由文學古施於有政三驗所至莫非良能河池近藩南平東險綏戎阜俗必藉長才副我虛求懷一作牧茲凋瘵事時農勸用節人安三年有成惟乃之効睦可鳳州刺史載可渝州刺史

授王陟監察御史充西川節度判官等制

敕王陟等列諸侯之賓者遷次淹速得與上臺比倫其或

饋餉務繁參畫禮重亦得輟自他職副其所求爾等或以
政聞或以藝舉守臣上請信不予欺各竭乃誠以修厥績
可依前件

授盧粤監察裏行宣州判官等制

勑盧粤等宣城重地較緡之數歲不下百餘萬管幹劇職
靈鹽近戎分務簡僚不易宜稱爾等研究儒術修明政經
勉慎所從以承其長可依前件

授楊進亳州長史制

勑楊進頃者師道潛遣凶徒將焚京洛姦謀指日忠告先

期俾無赬尾之災實賴赤心之効雖居禁衛未免食貧言念前勞宜沾厚秩式佐郡府仍壯軍容尚旌撲滅之功以示優崇之賞可守亳州長史仍令宣武軍節度收隨要中驅使

授烏重允山南西道節度使制

門下惟梁州會險形束襟帶皇都南開蜀國西控戎落地宜用武政必兼文玆惟信臣膺是專委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才本雄勇器惟温茂承累將之業不以驕人歷重兵之權每思下士沉威不耀至信自彰立奇節於遏亂之初

成休勲於盪冦之日焯然來効夙簡朕心自經理海邦訓齊戎旅災荒之後安阜爲難政以和均人斯悅勸善績可舉壯猷克宣是用遷鎭近藩更宏遠畧愜復西土尹正南都式寵忠勲宜服榮奬可檢校司空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授盧捷深州長史制

勑前成德軍節度巡官盧捷朕以鎭冀數州之地刑賞廢置盡委之於宏正度爾才能宜爲長佐且顧兼榮允吾台臣是用兩可饒陽大邑無陋厥官可依前件

加裴度幽鎭兩道招撫使制

門下夫以區區秦伯而猶念晉國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
況朕均養億兆爲之君親燕人冀人皆吾乳哺而育之安
忍以豺狼驅脅之故絶其飛走盡致網羅止行犯命之誅
是用開其一面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
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畱
守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户裴度昔者區域之中蜂蟻
巢聚蔡有逆孽齊有狡童厥初圖征疑議滿野不懼不惑
挺然披攘苟無司南允罔能濟佑我憲考爲唐神宗實惟
股肱運用心力肆朕小子蒙受景靈翼服於前燕平於後

而撫馭失理盤牙復生求思弭寧中夜有得國有元老夫何患焉用是急宣懇惻之誠就加招撫之命於戲頃者師道元濟乘累代襲授之資藉山東結連之勢以丞相布畫於千里之外使諸將持重於四封之中而猶劉悟裂虵豕之驅李祐潰鯨鯢之腹蓋順逆之情異而忠孝之道明也況彼幽鎮無名暴征以丞相進觀其宜以諸將齊奮其力斧鑕之刑坐迫椒蘭之氣外薰誰不自愛其生焉能與亂同死度宜闢懷緩帶以待其歸可依前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充幽鎮兩道招撫使

餘如故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門下傳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先王斬一支指殺一犬彘莫不伏念隱悼至於旬時決而行者蓋不得已也予於鎮人亦然伏念俟其悛革詎止旬時前命相臣招懷撫諭矜其詿誤示以生門期於盡脫網羅豈欲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荆棘牽衣雖欲歸之於仁厥路無由而至況王師壓境義勇爭先朕每抑其鋒鋩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稂莠而傷稼穡養癰疽以潰肌膚獨懷兒女之

仁慮失祖宗之典今上台居鎮算畫無遺操晉陽之利兵
驅屈產之良馬舉河東義成之衆合滄景澤潞之師當元
翼授命之初乘田布雪寃之頃舉毛拾芥其易可知兼用
恩威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招討
使於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狗猖獗之徒抗君父之
命吾哀爾輩死實無名茍能自新亦冀容汝主者施行

授劉總守司徒兼侍中天平軍節度使制

門下百谷所以朝巨海海不疑其貳於我也五嶽所以鎮
厚地地不畏其軋於已也故山澤之氣上騰天應之則爲

雲爲雨台輔之精下降君得之則稱帝稱皇是以採羣疑
者終不能成大功推至信者必有以來大順況朕志先定
臣誠素通偃七十年之干戈垂千萬代之竹帛非我獨斷
安能遽行某官劉總生知禮樂神授機符移孝資忠本仁
祖義學弄之始畫地而壁壘勢成言兵之時聚米而山川
形具象賢秉哲脫俗遺榮慕清淨以爲宗會富貴之來逼
自居劇鎮亟立殊勲威定兩藩化行八部日者除凶淮甸
易帥常山張吾犄角之雄賴爾股肱之力加以深衷早達
密款屢聞求奉浮圖之眞願棄全燕之重誠嘉素尚難遂

過中縱妻子之可捐豈君父之能捨朕惟郯魯之地鄆實居多俗尚師儒人推樸厚施之美化豈無衆善之因革其非心寧失大雄之旨是用正名台座重委藩方爾其張我四維敷我五教握龍節以率下露蟬冕以行春宜體夔龍之命圖勿徇巢由之獨行可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守鄆州刺史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許劉總出家制

門下朕聞西方有金仙子自著書云昔我於無量刼中捨

國城妻子以求法要朕嘗聞其語未見其人安知股肱之間目驗兹事脱身覊網誠樂所從捨我縶維能無永嘆遂其高尚良用憮然具官劉總五嶽孕靈三台降瑞位兼將相代襲勲庸視軒冕若浮雲棄妻孥猶脱屣屢陳章表懇願捨家勉喻再三終然不奪朕又移之重鎮寵以上公莫頫中人之情遂超開士之迹於戲張良却粒尚想高蹤范蠡登舟空瞻遺象功留鼎彛誓著山河長存魚水之歡勿忘香火之願宜賜法號大覺仍賜僧臘五十夏主者施行

加烏重允檢校司徒制

門下古之命將莫不登諸齋壇告於郊廟分其閫限推其車轂非所以寵異崇大而姑息之蓋先王之懋典授之專柄然後遷延者必罪選懦者必懲式所以使恩威并流而人人無辭於賞罰也橫海軍節度滄德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千户烏重允嘗以懷汝之師南伐叛蔡博大持重不要奇勝不用鈇鉞不嚴刁斗舉必樂信戰必尅期寇讎知其仁士卒懷其惠梟獍就執第其勳庸雖坐樹不言而圖功甚大先皇帝分命

水土換其旌旄俾廉於滄以長橫海幽鎮旣亂人心或搖師衆無譁而湯池自固者重允蓋有之矣而又明於斥堠善揣敵情動靜以聞茲實賴汝是用升其秩序以大威聲進位上公式光戎律此所以慰藨爾之忠力也爾其勉之於戲甘之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朕奉祖宗而守社稷也其能私賞罰於天下乎賞旣不俟於成功罰固難期於後効矣若驚之寵無忘戒之可檢校司徒依前充橫海軍節度使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門下昔者魯侯伯禽徒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定
傾之勞子孫不絕於晉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
京邑書於鼎彝每懷宗廟之安實念山河之永而又繼其
英哲克生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
吝恩積於一門鳳翔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李愿生長
綺紈之中而素風自得蘊鬱驍雄之氣而性與溫恭怡怡
於季孟之間翼翼於班行之内始爲夏帥遂著能名蹄角
齒毛之良一無取於夷落而不貪之寶大布朔陲洎領徐
方會征淮右隣寇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爾

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梟獍就戮聿來岐下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爲我保障朕以浚郊重地尤藉長材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我邦憲用清爾人夫四海九州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博至於大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伯仲又何加焉於戲睢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之誠尚在夷門在爾之境侯嬴報恩之跡猶存又安知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於爾者勉服休命其惟戒之可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散官勳如故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氛祲銷勁草可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況幽幷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驑自騁失意則白刃相讐將領斯難是先才傑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洺等州觀察制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一作左）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三百戶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聞避廉頗之強使之心服是以居危邦以智勉臨大節以功

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康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過爲箠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徒養乘軒之鶴致滋擾（一作撓）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才孰懲兒戲敷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奇式冀宣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等使散官勲封如故

授劉悟昭義軍節度使制

門下昔潢池驟變則襲遂亟行河內去思而寇恂來復所以順人情而急時病也況雞澤衡漳附於上黨控帶河洛扼束燕趙其土瘠其人勁養理訓習尤所重難而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劉悟前臨是邦其政方睦甲兵完利師徒具嚴刑當罪而人不冤賞當功而財不費軍政威而非虐吏道察而不苛州里行信讓之風鄉曲除武斷之患方將久次以惠斯人而難起幽陵救深焚溺輟於既理與彼惟新乘軒纔及於邢郊妖彗忽生於冀分空沉台座

未辨魁渠子懷震驚物聽傾駭校其遠邇當有後先遂駐腹心之雄以供臂指之用復還龍節再息棠陰勉受新恩無移舊貫可依前檢校司空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洺等州觀察使勲封如故

加陳楚檢校左僕射義武軍節度使制

門下昔楚師多寒楚子巡而撫之士皆如挾纊明號令之可以動人也由是天以雷震蘇蟄氣兵以鼓鼙作戰力高官重秩可以興起人之壯心我無愛焉加以戎師亦所以

作萬夫之氣而增一鼓之雄也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工部
尚書陳楚茂昭之甥酷似其舅總齊義武於今六年以兩
郡之賦輿備三軍之供費民不勞耗而兵能繕完政有經
矣今遼陽冀方紛亂交虐楚實閒居於此其勤可知自非
國之干城物之利器安能爲我保障芟夷寇讐欲將激其
茂勲夫何悋於好爵加之左揆以盛中權苟有庸功豈無
後命於戲書云功懋懋賞言其當也傳曰捨爵策勲言其
速也今則寇未平而進律誠方獻而先恩吾於將臣可謂
無所負也苟不自劾其如法何可檢校左僕射使持節定

州諸軍事兼定州刺史充義武軍節度使散官勲封如故
主者施行

加馬總檢校刑部尚書制

門下吏久其職人安其業此前代所以稱理者也况奪三軍慈愛之師换百姓仁惠之長有迎新送故之獘因朝令夕改之煩自非有爲而爲曷若且仍其舊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馬總始以檄奏翩翩早從軍府儒學之外自此知兵踐歴他官所至皆理處馭南海仁聲甚遥還珠之祥前事復出先皇帝以淮夷未殄命相出征總雖元

僚亦佐參畫大憝既翦台輔復歸遂以丞相度旌旗授之於總總果善於其職蔡人宜之會鄆寇底平復換麾案丕變汙俗大蘇悍婺不時成功周月報政朕飽其聲績渴見儀形如闈就路之初頗有擁轅之戀由是罷徵黄霸復借寇恂誠阻急賢之心姑務從人之欲仍加憲部以壯戎藩勉服新恩用彰前効可檢校刑部尚書依前天平軍節度使

起復田布魏博節度等使制

門下經曰父母之讐不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苫枕干以

期必報是以子胥不徇伍奢之死卒能發旣藏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古而況於身登將壇父死人手家讐國恥幷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竢絕漿之禮金革無避其在斯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檢校右一作左散騎長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廷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帥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折上將妖侵蟊賊潛窺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

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幷習忠孝兩全嘗用魏師克征淮

孽素行恩信共著勲庸豈無奮激之圖爲報冦讐之黨且

魏之諸將由爾父而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既

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冤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

之飽必同於卒伍一毫之費必用於干矛非算畫勿萌於

心非軍旅勿宣於口居則席藁寒則抱氷以喪禮處之若

哀心感者必有爲橫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營魂旁清醜

類於戲至誠可託稔惡難逃剟彼凶狂去將安往壘纔居

體元纛在前提鼓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守右

金吾衛大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故主者施行

楊元卿涇原節度使制

門下士之捐妻子冒白刃忠於許國勇於忘家貢先見之明於羣疑之際者大則書竹帛以示後次則建麾棨以臨戎功不見圖則勞者何勸忠不見賞則悖者何誅聿求其人用激爾類守右金吾衛將軍權勾當左街事楊元卿衣冠貴冑文武長材嘗求三畧之師恥學一夫之敵是以陷

豺狼之穴履尾甚危蓄鷹鸇之心卑飛待擊請分金以間楚願奉璧以伐虞身以智全家因義喪誅蔡之始實有力焉及典方州尤彰績効自居環尹益茂勲勤西旅未平實資良帥拔於不次式佇奇功爾其闢我土疆謹我封守視我士卒如爾子攘我夷狄如爾讐勉竭乃誠以敷朕意珥貂持簡用示兼榮可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涇州諸軍事兼涇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故主者施行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門下鷹隼擊則妖鳥除弧弓張則天狼滅湯沐具而蟣蝨相弔針石熾而癰疽立潰茍得韓盧而示之狡兔則可備俎豆而俟脯醢矣復何憂於越逸乎夫將者亦蟣蝨之湯沐而渠魁之韓盧也我得之矣又何患焉檢校右散騎常侍深州刺史牛元翼挺生河朔之間迥鍾海嶽之秀幼爲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樞風雲譜曉衆推然諾已任安危善用奇兵尤精技擊陳安之矛丈八顏高之弓六鈞或山立於軍前或肉飛於馬上而又謙能養勇孝以資忠雖膽力過人而心誠許國自常山作沴上將罹災慟哭轅門誓

清妖孽羽書三奏驛騎四馳上請廟謨旁徵鄰援指期斬
叛魁已圖功斷自予衷開懷用爾夫以爾之材力而取彼
之凶殘是猶以火焚枯以石壓卵螳臂拒轍雞肋承拳萬
萬相殊破之必矣而況於鎮之黎人皆朕之赤子爾之部
曲卽鎮之卒徒聞爾鼙鼓之音懷爾椒蘭之德吾知此輩
誰不革心爾其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無廢室廬無害農稼
苟獲戎首置之藁街下以報忠臣之寃上以告先帝之廟
則蚩蚩從亂子又何誅於戲殺人盈城爾其深戒孥戮誓
衆朕不忍言再換蟬冠新持武節恩不虛授爾其敬之可

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授牛元翼成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王庭湊山東一叛卒也非有席勲藉寵之資强大結連之勢一朝驅脅赤子弄吾甲兵是猶以羊將狼其下必當潰其心腹而猶越月踰時莫見舂其喉者豈非常山無帥趙子弟未有所歸耶翕而受之我有長晝檢校右散騎常侍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牛元翼燕趙間號爲飛將望其旗幟者莫不風靡雨散圖其戰伐不可勝書而又忠孝謹廉慈仁和惠愛養士伍均如鳲鳩鎮之三軍爭在麾

下自領深冀般若雷霆居四戰之中堅一城之守以少擊衆以智料愚鼓角不驚而梯衝自隕人願爲用冠不敢前掃吾氛烟拾此安往前所謂我有長畫莫若命爾以來鎮人是用益以二州超之八座帥我成德廉其四封爾宜來者懷之迷者諭之老者視之幼者撫之狂者遏之逆者絕之惟是六者爾其懋哉可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鎮深冀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授韓皐吏部尚書趙宗儒太常卿制

勑令天下官人之道或幾乎息矣禮樂之用又安能施設

於俗化哉是以選賢與能之柄或礙於胥徒冠婚喪祭之儀不行於卿士蠹理害教斯孰甚焉改而更張我則未暇就爲之制其在於選任素重之望以鎮之乎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韓皐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趙宗儒等仕宦臺閣周環六僚或三四朝或五十載新進趨風之士更至迭處於將相間而皐等精義不渝物務尤勁事朕小子猶吾祖宗肆予冲人庭實彪炳夫銓鏡萬品不無勦勤簫韶九成頗延頤養更用舊老以均勞逸至於官業非予敢知祗聽法儀庶用咨稟換保傅之重仍端揆之

榮唯恐不多無以優異臯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宗儒可守太子少傅兼太常卿事散官勲封如故

授趙宗儒尚書左僕射制

勑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趙宗儒昔叔孫通徒以綿蕝草具之功遂獲封侯之賞況朕始見天地初朝祖宗哀勵祗嚴不克是懼惟爾肇自清廟逮於還宮贊導法儀踰於四百俛伏趨數訖無尤違夫何叔孫可用是比顧朕沖昧實賴老成不有甄陞孰明勤盡奉常正秩左揆兼榮六樂九儀興替在此無忘勗率以厚人倫可

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常卿散官勲如故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勑中大夫守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絳昔先皇帝誨予小子曰堯時有神羊在廷屈軼指佞汝知之乎夫邪正在人焉有異物朕有臣李絳猶漢臣之汲黯也我百歲後爾其用之爲神羊屈軼斯可矣予小子銘鏤丕訓夙夜求思是用致理之初 闕 付授邦憲且欲吾丞相以降皆卑下之以示優遇朕亦常命安其步武無爲屑屑之儀而絳屢以疾辭不寧其職又焉敢以勞倦之故煩先帝舊臣昔晉僕

射何季元病足求免猶命坐家視事張子儒拜大司馬仍令兼錄尚書則卧理不獨專於郡符端右可以旁綏戎政由古道也爾其處議持平勉居喉舌慎所觀聽爲人司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兵部尚書散官勲封如故

授王播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勑漢諸儒議鹽鐵者百輩終莫能罷以其均口賦利則貴賤盡征於王府矣而國家歲漕關東之粟帛以實京師亦重事也并是兩者非才勿居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中散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賜紫

金魚袋王播昔我憲宗章武皇帝梟琳於夏擒闢於蜀縛錡於吳而又繼之以元濟師道之役十五年間蓋煩費矣然而資用饒而人不加賦朕甚異焉謀及耆艾以求其故皆曰蜀帥播是時司筦榷者八年忠而能勤善於其職先皇帝咨訪委遇用之不疑下竭其才而上專其任也是用徵自益部授之刑曹復以舊務煩之式所以藉爾奉力之熟耳於戲知人則哲憲考能之顧茲不明敢有貳事爾其追奉先眷佐予沖人忠盡始終以服休命可守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散官勳如故

授杜元穎户部侍郎依前翰林學士制

勑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護軍賜紫金魚袋杜元穎昔我憲宗章武皇帝熏灼威明兵定八極大索俊乂以徵謀猷其在禁林尤集賢彥越正月夕庚子將棄倦勤付朕眇末乃詔元穎佑予冲人以導揚丕訓爾亦祗奉顧命咨授一作援舊章輔薑哀憂俾克依據是夜而六宫承式厥明而百吏受遺草定法儀兹實賴汝官不稱事予懷歉然而又詞源奥深機用周敏授之以詔而益辨扣之以疑而益明慎獨以修身推誠以事朕職勞可舉德懋宜升

不俟踰時寧拘滿歲綸誥淸秩版圖劇曹例無兼榮特示甄寵予以國士待一作遇汝汝以忠臣報予効乃肺肝司朕耳目可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勲如故

授沈傳師中書舍人制

勑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天下不可一人理也今國家崇建執事以任股肱妙選侍臣實司耳目股肱良則心膂正耳目審則視聽明苟非端人何以近我而朝議郎守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上護軍賜紫金魚袋沈

傳師潔靜精微風流儒雅名因道勝信在言前謙而愈光
卑以自牧專對無不達羣居若不知而又煥有文章發爲
辭誥使吾禁中無漏露之患而朕語言與三代同風勤亦
至矣事我滿歲命汝卽眞勉竭乃誠以輔台德可守中書
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勳賜如故

授崔稜尚書户部侍郎制

勑朝議大夫權知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崔稜惟朕憲考亟征不廷熏剔幽妖擒滅罪疾用力
滋廣理才是切而姦臣乘上之急刻刮以充其求帝用憫

然思克憂濟乃詔南服傳置甚繁爾稜授以耗登之書俾陳生聚之術善於其職嚴而不殘辟名用物者逃無所入滅私奉公者得以自明吏不敢欺人不加賦公費當其所則不吝上求非其故則不獻挺直廉厚眞為吏師試可甄明歲滿當陟朕保其始爾思其終始終不渝乃可用乂可守尚書戶部依前判度支散官勳賜如故

授裴向左散騎常侍制

勅周文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襪者我知之矣左右前後無非令人朕以將壯之年臣妾天下司其忿懥其在於持

重温良之士以鑒之乎前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賜紫金魚袋裴向搢紳之徒言其閨門之行僅至於衣無常主兒無常父矣推是爲政仁何遠乎是以發自王畿至於陝服多歷年所終無尤違每移孝友之風以懲强暴之俗甘棠之下廉讓興焉予欲用爲垂璫夾乘之官以代吾盤盂韋弦之戒不亦可乎可守左散騎常侍餘如故

授崔郾諫議大夫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郎中上護軍崔郾昔我太宗文

皇帝以魏徵爲人鏡而姦膽形於下逆耳聞於上及徵沒而猶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敏不明託於人上月環其七而善惡蔑聞豈諫爭之臣未盡規於不德耶朕甚懼焉以爾鄙端厚誠明濟之文學柔而能立諫而逾光命汝弼予式冀無過於戲宋景公一諸侯耳而陳星退之詞齊威王獨何人哉能辨日聞之佞爾其極諫朕不漏言可守諫議大夫餘如故

授白居易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制

勅先帝付朕四海九州之重尚賴威靈天下甫定思獲讜

論文章之臣以在左右俾之詳考今古周知物情而朝議郎行尚書司門員外郎白居易州里舉進士有司升甲科元和初對詔稱旨翺翔翰林藹然直聲留在人口朕嘗視其詞賦甚喜與相如并處一時由是召自南賓序補郎位會牛僧孺以御史丞解制誥職嗣掌書命人推爾先予亦飽其風猷爾宜副茲超異可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餘如故

授孟子周太子賓客制

勑閭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為之師賢善為之友而

況乎羽翼元子賓遊東朝非舊德耆年孰副茲選前守光祿卿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孟子周詞藝飾身端厚居業歷官中外休有令聞人推君子之風朝洽名卿之目副予求舊咨爾誠明勉修諷諭之詞以俟元良之德可守太子賓客勲封如故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九目錄

元稹 三

授元宗簡權知京兆少尹劉約行尚書司門員外郎制

授劉師老尚書右司郎中郭行餘守秘書省著作郎制

授楊嗣復權知尚書兵部郎中制

授鄭涵尚書考功郎中馮宿刑部郎中制

授高允恭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制

授高允恭侍御史知雜事制

授栢耆尚書兵部員外郎制

授高釴守起居郎依前充史館修撰何士乂尚書水部員外郎制

授班肅尚書司封員外郎制

授獨孤朗尚書都官員外郎韋瓘守右補闕同充史館修撰制

授范季睦尚書倉部員外郎制

授楊汝士等右補闕制

授唐慶萬年縣令制

李珝起復監察御史制

授王永太常博士制

授李從易宗正寺丞制

授盧均等通事舍人制

授顔峴右贊善大夫制

授荆浦等左清道率府率制

授王惠超等左清道率府率制

授崔宏禮鄭州刺史制

授元佑洋州刺史制

授袁重光雅州刺史李踐方大理寺丞制

趙眞長等加官制

授王沂河南府永寧縣令范傳規陝州安邑縣令

制

授吉畋京兆府渭南縣令制

駱怡等復職制

裴溫等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參謀制

授韓克從太子通事舍人制

授崔方實試太子詹事制

李歸仙兼鎭州右司馬制

元稹三

授李拭宗正卿韋虔度殿中監制

勅李拭韋虔度等明皇而下其屬未遠諸王在閤朕得時序其寒溫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序盡委之於大宗正苟非能賢不敢輕授以爾拭踐履中外論備古今主宗之盟綽有餘裕而執事者又曰殿中監總六尚以供名物當進圭進爵之時不敢虛位僉以虔度文學儒素旁通政經執憲南臺挺直不撓以之代拭允謂其良仍假左貂之

冠加於宗正之首朕不能無意於吾屬也𢦤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宗正卿虔度可守殿中監餘如故

授裴武司農卿制

勅農天下之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代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在茲選令海內無事思與公卿等樹立根柢以制四方是用外選方伯之善職者入補茲任謂之恩榮具官裴武寻聞其先始以孝友書其國籍其後累有丞相爲唐名臣賢彥因仍代濟不絕武亦嗣其忠孝益熾家聲𢡟爲元僚所至稱理嘗居內史屢入正

卿自華至荆無非劇地鈐轄豪右衣食煢嫠嚴而不殘仁而有制鎭定南服予方賴之而亟請來朝因求內任嘉其戀我難奪乃誠假以秩宗之榮用制國泉之重貴而不屈爾其勉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餘如故

授盧士玫權知京兆尹制

勑朕日出而御便殿召丞相已下計事而大京兆得在其中非常吏也誠以爲海內法式自京師始輦轂之下盜賊爲先尹正非人則賢不肖阿枉奏覆隅塞則上下不通假之恩威用讋豪右具官盧士玫自居郎署執政者言其溫

重不回守法尃固副內史事物議歸之日者景陵將建寵
筮有時予心怛然懼不克濟爾嘗倅職應其供求和而不
同儉而不隘竣於已事朕甚嘉焉試命元僚亦旣不撓今
圜丘甫及慶澤將施攘剽椎埋必有幸生之者案牘卒吏
亦當因緣爲姦公費則多而利不下究惟是數者爾司其
憂爲爾正名無忝操剸可權知京兆尹餘如故

授劉士涇太僕卿制

勅卿寺甚重不易其人其或以勳以親以報以勸又何愛
焉檢校大理少卿駙馬都尉劉士涇去歲西戎跳入涇上

京師戒嚴朕慨然有思廉頗李牧之志而習事者言爾父司空之在涇也築平涼等八城一堡塹保定平原使涇人益樹麥禾以復后稷公劉之教十有六年犬戎不敢東顧朕聞其人思見其後果有令子在吾懿親與之討論自亦奇士鋪陳將畧殊有父風訪其班資則曰亞諸卿之間嘗十年矣今乃除其憂服命以大僚豈惟報爾先臣榮吾戚里亦欲使緣邊諸將覩其愛子爲我竭誠可守太僕卿駙馬都尉餘如故

加裴堪工部尚書致仕制

勑書曰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朕以眇末憲章祖宗是用錫於邦伯庶尹至於舊有位人式示知恩以期於理而裴堪等奉事先帝無非舊老更歷中外備有典刑以疾以年皆致厥政遺名自遂勇退推高並沐新恩例升榮級裨朕厥德猶俟安車可依前件

授于季友右羽林將軍制

勑具官于季友天子六軍必有材官佽飛超乘挽强之士在焉董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勞逸不㒵不揚不掉不挫皆將軍之命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

中而文皇甘寢則心腹爪牙之任斯不細矣以爾季友時
予舊姻念往興懷度才思用榮以服色列於藩垣爾其恭
敬無替朕命可守右羽林將軍知軍事仍賜紫金魚袋

授邵同太府少卿充吐蕃和蕃使制

勑邵同修好息人古之善政至於兵交而猶使在其間況
西戎舅甥之國爲日久矣前命使臣洎介臣賈持節訃告
且明不侵不叛之誠而洎等詿誤戎王爲國生事廢我成
命各有所歸而猶彼國君長戒吏乞盟無言不酬思有以
報以爾同科甲言語職宣詞令備習地訓周知物情識汲

黠之便宜得月氏之要領命汝報聘達于深誠夫用爾之
直去其疎用爾之權去其詐用爾之剛去其忿用爾之愼
去其疑繼魏絳之和奮由余之智使朕高枕無西顧之憂
者在同此去同其勉之授以亞卿仍兼獨坐回無辱命賞
有彝章可守太府少卿兼通事舍人兼御史中丞持節充
入吐蕃答請和蕃使餘如故

授元宗簡權知京兆少尹劉約行尚書司門員外

郎制

勑元宗簡劉約等敘彝倫節浮競必在於遷次有準以崇

廉讓之風是以置具員限資考而猶幸得貪求之士不絕於埃塵閒今古之常也聞爾等端靜廉雅行浮於名非公事未嘗至於卿相之門何其自持之優也內史貳秩重而不煩中臺諸郎清而無雜各勉榮授無移素風宗簡可權知京兆少尹約可行尚書司門員外郎並散官勳賜如故

授劉師老尚書右司郎中郭行餘守秘書省著作郎制

勅侍御史內供奉劉師老郭行餘等曩者劉悟以全齊之地斬叛來獻惟帝念功始以鈇鉞棨戟元纛青旗命悟建

行臺於鄭滑得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妙選賢彥以司謨猷師老行餘皆以天子命爲悟僚介會悟遷領他鎮爾等實來握蘭懷芸皆授清秩出入甄異又何加焉師老可尚書右司郎中行餘可守秘書省著作郎餘如故

授楊嗣復權知尚書兵部郎中制

勑吏部郎中楊嗣復官天下之文武重事也兵部郎中二員一在侍從不居外省旁求其一頗甚難之而執事者皆曰近以文章詞賦之士爲名輩由此者坐至公卿嫻達憲章用是稀少而吏曹郎嗣復州里秀異議論宏博宜其以

所長自多然而操劃吏事細大無遺用副虛求允謂宜稱爾其試守茲任爲予簡稽苟能修明旋議超陟可權知兵部郎中餘如故

授鄭涵尚書考功郎中馮宿刑部郎中制

勅二帝三王之所以仁聲無窮績用明而刑罰當也尚書郎專是兩者疇將若予僉曰前國子博士充史館修撰鄭涵文無害可以彰善惡守歙州刺史馮宿思無邪可以盡哀敬庶尹百吏之能否四海九州之性命用汝參斷汝其戒之夫刻則害善放則利淫滯則不通流則自撓惟是四

者時考之難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惟是四者時行之難八者不亂然後可以有志於理矣朕所注意爾其盡心涵可考功郎中㮰可刑部郎中餘並如故

授高允恭尚書戸部郎中判度支案制

勑行刑部員外郎飛騎尉高允恭書云明德慎罰明猶慎之況朕不德茲用省於有司之獄莫不伏念隱悼周知物情惟爾允恭告我祥刑罔不率協稽爾明劾陟於他曹大比生齒之書仍掌折毫之牘戎車方駕物力未豐剖滯應期斯任不細推爾惟愜之意罔或失財用爾無害之文以

懲刻下怯不欲過過則不終文不欲繁繁則不逮率是二者時維厥中可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散官勳如故

授高允恭侍御史知雜事制

勅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郡司典掌衆政副其丞者是選尤難而御史丞僧孺首以朝議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飛騎尉高允恭聞於予曰允恭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監察御史時分務東臺無所顧慮爲刑部郎中能守訓典復以人曹郎佐掌邦計懸石允釐撓而不煩簡而不傲靜專動直志行修明乞以臺郎兼授憲簡雜錯

之務一以咨之朕俞其言爾其自勉無俾僧孺狹於知人可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餘如故

授栢耆尚書兵部員外郎制

勅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栢耆朕聞亟遷則彞倫斁滯賞則勞臣怠兼用兩者謂之政經夫南憲右掖至於中臺我朝之極選也俾爾環歲之內周歷兹任豈無意焉元和中盜殺丞相疾傷議臣齊冀之間交以禍端相嫁者自青谿穹中提轉丸捭闔之書馳於諸鎮使承宗疑否隅塞一朝豁然納質獻地克終於善承宗既沒承元授事者又將朕

教告命於承元萬衆無譁一方厎定此而不錄將何以勸凡百多士無忘急病之心可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緋魚袋

授高鈇守起居郎依前充史館修撰何士乂尚書水部員外郎制

勑行而不息者時也久而不可泯者書也微史氏吾其面墻於堯舜禹湯之事矣尚書郎亦有會計奏議之重非博達精究之才其可以充備茲選乎高鈇何士乂等富有文章優於行實捃拾匡益殆無闕遺前以東觀擇才因而命

弍視其所以足見書詞俾伺朕之起居遂編之於簡牘不
亦詳且實耶而士乂亦以久次當遷移補郎位允膺清秩
無忘慎終弍可守起居郎依前充史館修撰士乂可尚書
水部員外郎餘如故

授班肅尚書司封員外郎制

勑朝議郎前坊州刺史賜緋魚袋班肅馳競之徒能於寒
暑之際不以憂畏移其薄厚之道者鮮矣聞爾爲祠部員
外郎值吾黜姦之日遊其門者莫不踰竄奔迸懼懼其身
唯爾安分不渝進退有素搢紳之論有以多之復爾中臺

以厚吾俗勉愼其始無輕所從可行尚書司封員外郎餘

如故

授獨孤朗尚書都官員外郎韋瓘守右補闕同充

史館修撰制

勑殿中侍御史充史館修撰獨孤朗左拾遺韋瓘汝等皆

冠圓冠曳方屨以儒服事朕朕甚偉之朗能彰善癉惡屬

詞可觀瓘嘗旅進廷爭極言無隱求所以補朕過失從而

記之而又書丞相已下百執事舉措以爲來代法非爾而

誰是用命爾遞遷諫列次補外郎纂定闕文裁成義類此

仲尼春秋之職業也爾等自謂何如哉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是非乎朗可尚書都官員外郎依前史館修撰璀可守右補闕充史館修撰餘如故

授范季睦尚書倉部員外郎制

勅權知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范季睦野有餓殍不知發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檢此經常之失政也而況於戎車未息飛輓猶勤新熟之時豈宜無備乃詔執事聿求其才乘我有秋大實倉廩僉曰季睦副予虛懷汝其往哉予用訓汝夫廉賈五之不爭之謂也出納必吝有司之常也貳上

下之價則茫昧者受弊雜苦良之貨則豪右者受贏惟一
惟公乃罔不同惟平惟實乃罔不吉爾其戒之無替朕命
可尚書倉部員外郎依前判度支案充京西京北糴使餘
如故

授楊汝士等右補闕制

勅朕聞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
而彌縫其不及也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
茲選實難其人監察御史楊汝士等文擅菁華言無枝葉
更佐大府爲時聞人是用置爾於左右前後拾遺補闕苟

言之而不用時予之不明或抑之而不言惟爾之不恪方我傾聽之始命爾司聰之榮各懋厥誠無悼後悔可依前件

授唐慶萬年縣令制

勅朝議郎守尚書比部郎中賜緋魚袋唐慶輦轂之下豪黠僄輕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橐相聚是以前代惟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急也執事言爾慶權束池鹵生息倍稱布露飴散於羅落之間而盜賊終不敢近推是爲理眞吾所求之劇令也無或畏避以艱憚

發可守萬年縣令餘如故

李翊起復監察御史制

勑前監察御史裏行李翊比制多以詳練法理者行於御史府或滿歲即眞或不時署位亦試可之義也以爾翊文學周敏操行端方執喪有聞俯以就制復爾故秩勉修乃誠可行監察御史

授王永太常博士制

勑前東都留守推官將仕郎兼監察御史王永朕明年有事於南郊謁清宮朝太廟繁文縟禮予心憒然雖舊章具

存而每事思問求可以教諸生習儀於朝廷者有司以永來上永其勉慎所職無令觀聽者有云可守太常博士

授李從易宗正寺丞制

勑朝議郎京兆府士曹參軍李從易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我唐光有天下二百餘年伯仲叔季幼子童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寺之職也凡在選任每難其人以爾天屬謹良修明吏理檢身好學有儒者法儀宗長以聞朕不敢議承上蒞下無忘敬恭可守宗正寺丞

授盧均等通事舍人制

勑守門下省符寳郎賜緋魚袋盧均等辨邑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正錯立族談之儀宣注意登庸之命鏘鏘濟濟進退以時名爲侍臣以贊導吾左右者通事舍人之任也今郊丘有日事務方殷爾等各茂聲光副朕茲選宜膺寵命無廢國容可依前件

授顔峴右贊善大夫制

勑安邑解縣兩池榷鹽巡官監察御史裏行顔峴古者公卿之子代爲公卿所以貴貴也況賢者之後死政之孫寧

繫班資以礙升奬惟爾峴嘗與從父太師深犯蜂蠆毒螫之下太師沒焉爾之不回幸而能脫終超逆地來謁奉天列聖念功訪求太師之後有司昧蔽不以爾聞今朕將建東朝深思贊諭異時使朕愛子知忠孝之道如爾峴吾何患焉可守太子右贊善大夫餘如故

授荆浦等左清道率府率制

勅奉天定難功臣壯武將軍行右清道率府率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左龍武軍宿衛荆浦等初朕宅憂西廟祇受丕訓爾或執擕金吾清道前馬或操總戈戟立陛周廬星拱

翼舒誰何不若迺詔超陟因及序常用報有勞且升久次各揚其職無棄厥司可依前件

授王惠超等左清道率府率制

勑奉天定難功臣壯武將軍守右内率府率充左街副使上柱國王惠超等率侍衛以導從吾於黄麾左右者皆東朝之勤吏也乘我出震之憂逢時作解之慶咸當序進式示加恩並列周防宜勤夙夜可依前件

授崔宏禮鄭州刺史制

勑朕讀詩至於羔裘緇衣之章未嘗不三復沉吟蓋明有

國善善之功且思舍命不渝之君子也春秋時鄭多良士是以師子大叔之政而羣盜之氣潛消聞潁考叔之言而孝子之心不匱山川在地日月在天今古雖殊人存政舉文林郎守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崔宏禮操心尚氣餘力有文感慨風雲號爲奇士累更大郡備有休聲予聞則多未校其實侍中宏正以課來上書爲第一不有升陟謂之儆能得於信臣予用丕允郊圻密邇美惡日聞爾其歌雞鳴以自勤稽風雨以守度與我共理副其所知可使持節鄭州刺史餘如故

授元佑洋州刺史制

勑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騎都尉元佑風俗之薄厚由長吏之所尚也聞爾佑以甲乙科爲校書郎甚有名譽一朝以先臣不幸爲黜而自晦其身者二十年何其爲子之多也自歴朝序仁聲益彰不雜風塵而巖猷遂遠洋州近郡美惡足以流京師將以慈惠廉讓之道長理之此吾有望於爾矣可使持節洋州刺史

授袁重光雅州刺史李踐方大理寺丞制

勑盧山郡貫平羌江帶邛峽關西南蠻經闕之地也大理

寺專獄犴視刑書我國家生人之司命也任非其才爲患不細前鄜坊丹延等州觀察判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袁重光佐觀風於鄜時聞有能名前湖南都團練判官兼監察御史李踐方參練卒於湘中號爲柔立宜當慈惠之選且盡哀敬之心姑務勝殘無或枉撓佇爾布政叶予好生重光可使持節雅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踐方可大理寺丞

授齊doc饒州刺史王堪澧州刺史制

勅尚書刑部郎中齊doc岳州刺史王堪等隷江之西饒爲

沃野澧亦旁荆之劇郡而鄱陽有鎔銀櫝茗之利俗用剽輕政無刑威盜賊多有沅湘閒沉怨抑激有屈原遺風吏無廉平人用愁苦惟爾熲洎堪等皆踐臺閣亟歴名部號爲良能俾分兩地之憂佇聽二天之諺熲可使持節饒州刺史堪可使持節澧州刺史餘如故

授元蕻一作興等餘杭等州刺史制

勅饒州刺史元蕻等自天子至於侯甸男邦大小之勢不同子靑黎元其揆一也是以郎官出宰百里牧守入爲三公此所以前代稱理也近俗偸末倒置是非省寺以地望

自高郡縣以勢卑自劣盤牙不解根荄不除比比有之患由此起今餘杭鍾離新安順政三有財用一鄰戎狄將有所授每難其人以與之理課甄明以宏度之奏議詳允以元亮之學古從政以公達之守道立身僉命爲邦庶可勝殘而去殺矣敬奉詔條用慰氓獨可依前件

授韓察等明通等州刺史制

勅朕子育黎人懔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前京兆府富平縣令韓察等久於史職皆著能名昔嘗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

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懦則姦生通理於
巴急則吏擾沔當津會滯則怨起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
後可以憂人之憂矣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授韋行立處州刺史制

勑守衞尉少卿襲邢國公韋行立聞爾貴遊之子也出入
省寺二十餘年終無尤違斯亦鮮矣江南諸郡戸籍非少
皆有賦入之難爾爲吾往理緡雲以宣朕化無虐惸獨俾
傷惠和可使持節處州刺史

授王進岌冀州刺史制

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行右羽林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進岌冀方陶堯之所理也其俗質强有古人遺風兵興已來習爲奮武之地非勇毅仁隱之者不能兼牧其甿以爾戰伐居多班資已重副朕茲選必有可觀夫理亂繩唯緩之龔遂之政也忠信可以服暴强仲尼之言也率是兩者以臨其人吾無憂於千里之内矣式兼亞相周貢外臺可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行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功臣勳封如故

授論倚忻州刺史制

勅前使持節守忻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論倚日者議鎮之勞例皆甄獎有吏姚泌早聞其勤因以泌爲忻州刺史會泌隱惡彰敗不終其任司空度上言前刺史倚忻人懷之復換他守人用不協遂仍命爾以便於忻勉居舊邦無替前効可使持節忻州刺史

授王元琬銀州刺史制

勅夏綏銀等州節度都虞候檢校太子詹事王元琬河朔之間豐有水草内附諸夷多以畜擾爲事吏二千石已上皆能拊循競致侵削藉其蹄角齒毛之異廉者半價而買

貪者豪奪其良困於誅求起爲盜賊朕甚患焉近以戎臣祐旁領四郡奉宣詔條祐以元琬僉曰公幹乞爲圖陰罔或不臧貽祐之恥可使持節都督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餘如故

授陳諫循州刺史制

勅封州刺史陳諫倜儻好奇之士常患於不愼所從負累於俗過而能改人其捨諸以爾諫敏於儒學志於政經自理臨封尋彰美化分憂是切滿歲宜遷始求循吏之才以撫遠方之俗爾宜樹德朕不記瑕可使持節循州刺史

授萬憬晧端州刺史制

勑前順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萬憬晧赦所以宥不幸也爾乃郡守無違詔條而以疾罷去非不幸歟今朕還爾符印俾臨高要之人守吾憲章慭則有辟可使持節端州刺史餘如故

趙眞長等加官制

勑臣藩洎逢吉尚書於陵所請劒南西川節度判官某官趙眞長等皆以文學政事得參公選觀其列狀尉薦甚勤人各有志朕無不可矧以羊祜之風流盡在文翁之學校

復興咨爾眞長等無替令猷勉當毗贊淮河之師旅近息荆江之賦入素般咨爾應等無瘝厥官以擾生聚各揚乃職用副朕懷眞長可行某官依前充職應可某官充戶部巡官勾當河南闕二字等道兩税餘如故

授王沂河南府永寧縣令范傳規陜州安邑縣令

制

勑前汴宋亳頴等州觀察推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王沂前宣武軍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范傳規等比制諸侯吏府罷則歸之有司以第敘常秩近或不時以

聞謬異前詔朕申明之以復故典而去歲司徒宏以沂等
入覲因獻其能越在後庚之前且寵上台之請命汝好爵
時予加恩勉字邦畿無虐黎獻沂可河南府永寧縣令傳
規可陜州安邑縣令餘如故

授吉畋京兆府渭南縣令制

勑前河南府登封縣令吉畋畿邦之宰任得其人蓋有以
乂我黎庶足以張吾京師也自輦轂在鎬灃洛務輕長令
之善康東人者往往移隷内史令京兆尹季同以畋有幹
蠱之稱流聞於西遂陳換縣之求無替字人之術可守京

兆府渭南縣令

駱怡等復職制

勑前江州司馬員外同正員駱怡等一眚而去其人則改行自新之徒蔑由進矣況吏議不一負累多門原陟不必終於廉夫而周處卒爲名士此亦曰曩時之明驗也爾等受譴既久省宥斯頻各勵日新以期天秩並復資品宜乎慎終可依前件

裴湓等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淸海軍節度參謀制

勑前洛陽縣尉裴湓等南極北向戸北至於桂林旁帶邕

容分置征鎮而南海尤居劇地舊制輒得臨莅諸管參酌庶務兹惟郡僚溫等受知於人爲報不易勤盡檢白可以無瑕可依前件

授韓克從太子通事舍人制

勅前河中府參軍韓克從聞爾之齒長矣而猶趨馳冉冉其何以堪今命爾爲東朝舍人以司贊引豈獨加之恩奬抑亦示其優容宜勤厥官以服休命可守太子通事舍人餘如故

授崔方實試太子詹事制

勑容州兵馬使試殿中侍御史崔方實巒蛋之間有黃賊者跧竄窟穴代爲侵擾南人患之爲日固久而公素破其酋長大獲俘囚檄奏以聞朕實嘉尚是用錫其使者金幣器服而又試爲崇班俾耀遠人以勸來効可試太子詹事餘如故

李歸仙兼鎮州右司馬制

勑成德軍節度衙前馬步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使李歸仙去歲成德換帥之際人皆効忠惟爾職在轅門位兼符竹功

實居最議當甄升而宏正以收長親人遥領非便司武故事兼可理戎並仍帖秩之榮式遂上台之請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州右司馬替元闕兼御史大夫餘如故

授齊煦等縣令制

勑齊煦等令一邑之長古一國之君也刑罰綱紀約畧受制於朝廷大抵休戚與奪之間盖一專於令長矣然而天下至大百吏至衆吾安能以一耳一目觀聽其短長煦等皆奉詔條爲人求瘼慰薦於爾豈某等皆欺予各勉厥誠以臻於理煦可鄭縣令諷可越州剡縣令

授韋珩等京兆府美原等縣令制

勑河陽節度參議兼監察御史韋珩前懷州武德令李鄂等昔先王眚災肆赦則殊死已降無不宥免而受賄枉法者獨不在數常罪罪之以此防吏吏猶有豪奪於人者朕甚憫焉日者覃懷有過籍之賦使吾百姓無聊生於下非珩等爲吾發覺則吾終不得聞東人之疾苦矣今美原藍田皆吾甸内之邑爾其爲吾養理生息以惠困窮使天下長人之吏知朕明用廉激貪之意焉珩可守美原令鄂可藍田令

裴諴等充河南節度判官制

勅守京兆府醴泉縣令裴諴等昔竇憲以元舅出征大開幕府以致賢彥是以銘燕然備勲籍用參畫也爾等佐劍斯任不細苟或無狀其思有尤

蔡少卿兼監察御史制

勅容管經略左押衙兵馬使蔡少卿蠻之有黃賊者東南人之虺蜮也經略臣公素隳哲妖巢收復故地俾爾以如和縣等捷書來上道路悠遠其勤可嘉寵以憲官用光戎秩

授李立則檢校虞部員外郎知鹽鐵東都留後制

勑李立則國有移用之職曰轉運使每歲傳置貨賄於京師其大都要邑之中則委吏以專留事瀍洛之間蓋其一也而柳公綽言爾强白幹舉吏難其倫乞以臺省官假借恩榮俾專劇務勉服所職無忘謹廉

常亮元等權知橋陵制

勑常亮元等大宗正言爾等或親或能備識其行誠盡才辦可以修奉園陵吾先帝之衣冠所在夙夜思念哀敬不忘爾其盡恭以勗諸吏

授杜載監察御史制

勑杜載西旅違言侵坑縣道雖有備無患而予心惕然惟爾載奉捷潛奏乘驛以奔吉語亟來人用胥悦念歐攘之畧誠在將軍獎飛馳之勞宜加憲秩歸語爾帥無忘乃庸

授崔翫等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制

勑崔翫等自元和以來有大勳烈於天下先帝賚予以保衡者惟司空度度亦齊慄祇畏不自滿大慎簡其屬吡於厥政惟翫及洙咸在兹選是用輟我糺察副其勤求惟爾敬元舊佐藩服効誠於長議以序遷峩峩鐵冠皛皛銀印

受之以任其樂所從

授王播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制

門下昔蕭何用新造之漢而能調發子弟完補敗亡使關東糧饋不絕者以其盡得秦之圖籍而周知其衆寡也我國家乘十一聖之區寓提億兆人之生齒而曰不能足食足兵朕甚憒焉得非調陰陽撫夷夏者不欲侵貨泉之任而主會計校盈虛者不得參邦國之重乎令將兼之允在能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大中大夫守刑部尚書騎都尉太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王播在德宗時以對詔入仕

踐更臺閣由御史中丞大京兆尹掌縣官鹽鐵爲春官尚書乃長巴㼾以控蠻蜑盡稱厥職達於予聞洎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昭然發矇幾至前席重委操剸鋩刃益精國有羨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不有主張孰能戡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其西備戎羌東定燕冀内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於戲典謨訓誥行之具存邪正是非知之孔易予唯以不敏不明故用爾爲股肱耳目又安能以一二戒誨垂之空言爾其自勵於爾心無令觀聽者論爾於鄉校可依

前件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散官勳封賜如故

討鎮州王庭湊德音

門下朕嘗讀元元書至於佳兵者是樂殺人因念自孩名之逮於羈丱不三十年不能爲成人豈忍一朝之忿驅而殺之然而田宏正首以六州之衆歸於朝廷開先帝之雄圖變河朔之舊俗除去苛暴昭宣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撫循教訓必以忠孝爲先是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相與讓於道矣故南征淮蔡東伐

青齊北定趙地元勲茂績皆自魏師肆我憲宗付之心膂入則輔弼出則藩宣推誠不疑近實無比顧朕小子獲受丕圖嗣守不遑何暇恢復而承元請覲冀部擇才苟非勲賢不敢輕授是用咨我元老臨於是邦而又寵諸將以懋官加三軍以厚賞復其租入惠彼蒸黎於此一方之人可謂無有不至而梟音未革狼顧猶存忍害忠良恣爲殘賊臨軒震悼撫几驚嗟天乎不仁一至於此朕下爲君父上奉祖宗肆舟楫於鯨鯢啗股肱於虵豕尚欲因循忍恥僶俛偷安非唯傷心於田氏之子孫亦將何顔謁先帝之陵

廟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願誅夷用申寃痛便合興師進討以剪姦凶尚念一軍之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苟得罪人其餘何過宜令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等軍各出全軍以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具諭朝旨如王庭湊能執首謀爲亂扇動三軍者送付鄰道或就鎮州處置然後束身歸朝必當超獎三品正員官并與實封二百戸其餘三軍將士一切不問其中大將等或有能相勸諭翻然改圖者各隨事跡當加寵擢如王庭湊遂迷不寤諸道宜便進軍以時翦滅苟不得巳至於用師其有効忠則宜懸

賞如有能斬凶渠者先是六品已下官宜與三品正員官先是五品已上官節級升進仍與實封三百戸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以一州歸順者便與當州刺史仍賜實封二百戸如先是刺史以州歸順者超三資與官仍賜實封二百戸以一縣歸順者超兩資與官賜實封一百戸如有能率所管兵馬及以城鎮來降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實封一百戸錢一萬貫以身降者亦與轉改仍賜錢帛應赴行營將士如有能梟斬凶渠者亦准前例處分其有城鎮將士百姓等守節拒賊身死王事者各委長吏優給其家仍

其事跡聞奏當加褒贈其有潛謀誅斬渠魁被其屠戮者宜優加追贈并賜錢帛仍與一子官諸軍所至不得妄加殺戮及焚燒廬舍掠奪資產并有拘執以爲俘馘其管內州縣有能自置義營堡柵王師所至能相率來歸各加酬奬時當秋候務切農功邊界之人懼廢耕織應緣軍務所須並不得干擾百姓如要車牛夫役及工匠之類並宜和雇情願仍優給價錢賊平之後應立功將士並與超資改官節級賜物其長行官吏歸降者亦當優厚褒賞幽陵變擾誠謂亂常以其旁及賔僚有異上加台鉉校其輕重示

以招攜尚開逃復之門用廣自新之路昔者堯舜之俗比屋可封虞芮之人讓畔可感仁義則水火可蹈忠信則蠻貊可行由是言之亦在化之而已逮我長理何其遠哉豈朕之滿假荒寧自聖而不可教耶將朝之魁梧骨鯁自持而莫我念也二者之來皆朕不敏内省終夕其心洗然於戲封域之中干戈作矣廊廟罇俎無忘弭寧布告朕懷以須良畫主者施行

貶令狐楚衡州刺史制

忠臣之節莫大於送往事居君子之方寧忘於養廉遠恥

況位崇輔相職奉園陵蒙蔽之過屢聞誠敬之心盡廢朕雖含垢人亦有言深念君臣之恩難厭公卿之論宣歙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持節宣州諸軍守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令狐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榮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懷討伐之謀潛附奇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參台階實妨賢路朕以道遵無改事貴有終再命黄扉之榮專奉元宮之禮而不能率下罔念匡君致於翬政牧之職掩韋術李鄘之舉成朕不敏職爾之由前命乘軺

尚期改節人心大惑物議囂然雖欲特容難排衆怒俾從
謫守猶奉詔條予豈無恩爾且自省可使持節衡州諸軍
事守衡州刺史散官勲賜如故仍馳驛發遣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二表

朕聞天職生植聖職教化天職舉則四時行聖職修則萬
方理然而天不以行四時而爲德故蕩蕩無名聖不以理
萬方而爲功故謙謙不宰顧朕小子獲承丕圖上賴祖宗
之靈下託股肱之力先定鎭冀次來幽燕皆吾日月之所
照臨車書之所轍跡失之則有以自愧得之則何足自多

況令四海雖清物力方困六戎雖伏邊備尚勞百吏雖存
官業多曠萬目雖設紀律未張有此四者不遑荒寧思與
卿士夙夜俾乂卿宜爲我提振大法修明政經懾竄戎夷
阜康黎庶四者既理名焉用之朕方以臯夔之務委卿卿
宜以堯舜之事敎我驟加徽號深恥近名循省表章難遂
來請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

昔齊桓議封禪管仲驟諫其未宜晉武平江東何曾深惟
於遠馭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而有犯無隱之誠切

也況朕寡德謬膺昌期賴先帝削平之威蒙列聖浸漬之澤聿來燕翼甫靖華夷既無德而有成實以祥而為懼卿等所宜朝夕納誨警予荒寧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而乃過為溢美頻上鴻名諒多忠赤之誠殊非藥石之愛汝為予礪為朕揣摩汝為予舟為朕康濟强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使我居無過之地宜罷來請用副迺懷

批宰臣請上尊號第四表

朕以月正元日祗見於九廟對越於上元千官在前萬乘

居後覩聲名文物之盛望城社宮闕之尊尚念高祖太宗艱難於經營德宗憲考殷憂於纘服懼不克荷以羞前人寅畏嚴恭式冀無過而燕趙底定戎獯和寧實惟列聖之休焉敢自大其意左右輔弼庶尹師長猥以鴻名願加薄德三詔執事抑而不行物議愈堅寸衷未信四陳章表備列古今且曰告虔之時寧忘繼志問安之下胡不慰心有竊於顯榮難從於封執於戲允恭克讓既見奪於羣情克已為仁庶自勤於三省勉依來請深用媿懷

批劉悟謝上表

朕聞上黨亦天下之勁兵昔者李抱眞用之一舉破朱滔再舉麾田悅訓養十萬威聲殷然人到於今號爲良將夫以卿之勇義才畧猶將遠慕韓彭區區抱眞夫豈難繼況以克融庭湊之狂脆小賤比朱滔田悅之熾大結連是猶以孩嬰而校賁育也蜂蟻相聚其能久乎卿宜密運謨猷明宣號令避強擊惰取暴撫羸勿爭虵豕之鋒宜得鯨鯢之首再圖麟閣永煥縑緗無爲他人所先當使功居第一策勲在近勿復爲勞所謝知

批王播謝官表

朕聞有衆不言弱有地不言貧是以管夷吾用區區之齊而諸侯九合今朕四海之大億兆之衆獨不能擒庭湊克融而曰物力先困朕甚惑焉況高祖太宗之法令具存德宗憲考之舊章猶在制誥比下選拔日聞較量輕重勤䘏仁隱而室閭益耗縣道益貧職業壞隳程品差戾議論講貫殊無古風豈朕聽之不聰而股肱耳目莫得宣其効也先皇帝以卿有廊廟之畫倚以爲相眇朕小子得而用之卿宜勉竭誠懷副茲嘉屬無爲齗齗以傷先帝之明所謝知